

时光烙印

童年的晒伏记忆

■王秀兰

记忆里的童年,每到三伏天,母亲都要把衣物搬出来晾晒,俗称晒伏。

晒伏时,母亲在院子亮堂的地方放上几条长凳,支起几张秫秸箔,当作晾晒场。她最先拿出的是新棉衣。母亲个头矮,脚下垫个小板凳,颤颤巍巍地够大衣柜顶层的棉衣。我看着母亲上上下下地忙碌,心头一热,便自告奋勇帮母亲运送。

第一次参与晒伏,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。我仰着小脸,紧盯母亲双手,小心翼翼地接住递下来的棉衣,如同抱了珍宝,一步步挪移出去,轻轻放在秫秸箔上。然后,我低头深深嗅一下棉衣的气味,才心满意足地再次跑进屋搬运。妹妹看我干活有趣,也闹着要做小帮手。母亲交给她一件小棉袄,说:“把你这件花棉袄拿去晒吧,不要弄脏了。”谁知,年幼的妹妹一听是自己的棉袄,欢喜地拿起来就往身上穿,任母亲怎样劝阻,她就是不听。母亲急着干活,一时也顾不上管她,任由她大夏天穿件厚棉袄,屋里屋外来回跑。等我们把棉衣都晒出去,回头再看妹妹,她已是满头大汗,灿烂的笑脸闷得好像熟透的柿子。遭殃的还有那件棉袄,袖子上已经被妹妹抹了两片汗渍。母亲硬扯住她,一边帮她脱棉袄,一边数落着:“大热天穿棉袄,傻不傻?”妹妹可不管这些,“哇哇”大哭。母亲只好拿出一双虎头鞋哄她,让她坐在风扇下面试穿,妹妹这才破涕为笑。

看到那双虎头鞋,我的眼睛也忽地亮了。那虎头虎脑的模样,甚是讨人喜欢,乍一看,如同活物。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这双虎头鞋是小时候给你做的,当时有

点大,就放那儿了,今年正好给你妹妹穿。”

接着,母亲又从屋里掂出一嘟噜一嘟噜棉鞋,晾到箔上,有猫头鞋、虎头鞋、绣花鞋,还有大人的黑棉鞋。母亲指着一双绣牡丹花的童鞋说:“这双加棉绣花鞋是刚给你做的,秋天就可以穿……”来不及听母亲说完,我也迫不及待地试穿。那个夏天绵长而温暖,藏满母亲一针一线的爱。

接下来,母亲打开床头斑驳的红色柜子,开始晾晒她珍藏多年的手工布。这些布料,按花色不同,一摞摞整齐地码在箱底。母亲每拿出一摞,就如同看着襁褓里的孩子,端详一番,才郑重地把布匹抱出去,一字排开晾晒。不消片刻,院里一片姹紫嫣红:布匹有红白方格的,有素色花纹的,还有黑蓝深色系的,让人眼花缭乱。

母亲又把旧衣服、旧鞋子,一趟趟搬出去,让它们饱吸阳光,接受风的抚摸。

晒完衣物,母亲还有一件她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要晒,那就是我的书。用她的话说:“书生财(才),晒晒潮气好读书,将来我女儿才更有财(才)。”她小心翼翼把我的课本和课外书搬出去,一本本拂去灰尘,整齐摆放在地上的木板上。我当时还笑她迂腐,直到后来,我读了更多的书,掌握更多知识,才懂得母亲对书的敬重,其实是对我成才的渴望啊。

如今,高楼林立,多数路面都被硬化,每逢盛夏,空气里到处流窜着灼人的热浪,妥妥一个大熔炉,哪还需要晒伏?儿时的晒伏,已退出历史舞台,成为我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心灵感悟

咏史二首

■孙浩鹏

玉壁城记

明月当年照古人,高王万马度平阴。
犹存韦氏威名在,玉壁城前草木深。

马嵬坡记

锦袜生香踪已悄,娉婷袅袅驿尘消。
唐皇又遣鸿都客,笑问孤魂第几遭。

食为天,粮为先

■朱政昆

春开百花争芳艳,柳叶蜿蜒映河边。
自古皆为九州央,威严遍布种他乡。
神似虎踞龙盘地,巍峨不改秦汉疆。
粒粒饱含照古今,家家传承籽穗旺。
君王忧愁何处是,解我民族温与饱。
一朝金光遍故乡,绵延千里更无疆。
而今亩产千斤粮,还望贤者刻碑上。

身边美景

夏日观荷

■李东京

夏至后的那个周末,妻去人民公园晨练,让我随行。

空地上,一群人正一起摆手、晃头、转腰,一会儿白鹤亮翅,一会儿侧身下蹲,又起而手指蓝天……领舞者已“在岗”三十余年,窈窕淑女如今已过古稀。她戴着遮阳面罩,动作身段依然优美,下蹲依旧沉稳。松柏修剪成的长龙、飞鸟造型披着青青针叶,静静地注视着他们;悠扬的音乐在空中飘扬,引着舞者身姿起伏腾挪。

舞者们的着装,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单调,渐变成了色彩斑斓;面料由棉布变成了更显飘逸的丝绸。岁月流转,染白了发丝,却使生活更加绚烂。

公园里以前有个臭水坑,如今种满莲藕,水质得到了净化。碧绿的荷叶盖住了水面,不甘被遮住的荷花勇敢地露出脸来。未开的花苞合拢着,像个大仙桃;盛开的花朵向人们炫耀着她的美。满湖绿叶粉花,阳光一照,美不胜收!

岸边,人们或坐或立,拍照留念。近几年,每年夏至过后,人民公园荷花盛放,许多人相约前来观赏。

练拳、下棋、抖空竹、打牌、打乒乓球……公园也是锻炼身体、老友常聚的温馨港湾。

近些年,随着城市发展,周口公园、周口森林公园、周口植物园等相继建成,长达数十公里的沙颍河湿地公园更是绿地连绵。整个周口,就是一个大花园。但老城区的人们,尤其是老人,还是偏爱到人民公园来,看看这里的树、湖、假山,再约上老朋友、老邻居来此聊天叙旧。

这不仅是因为老人爱怀旧,更是因为人民公园承载了周口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与记忆。如今,公园拆除了围墙,方便了人们出入,连路人都能欣赏到园中树绿花艳的美景。

时近正午,健身的人们结束了手眼身法步的演练,妻和我也高高兴兴离开人民公园,踏上回家的路。

人间草木

我的梧桐情怀

■何林霖

我今天才知道,原来上海的法桐并非梧桐,它的学名叫悬铃木。

来上海两年,早就听说这里的法桐很有名,但走在路上总是行色匆匆,我从未细细打量过这些树。

其实,我是见过悬铃木这种树的。它在河南很常见,总站在家乡小县城老城区交通拥堵的旧街道上,站在河南大学老校区的主干道上。只是我一直不知道,这种会长出毛茸茸果实、掉在人身惹得浑身发痒的白皮悬铃木,这片被我一直忽视的家乡记忆,就是所谓浪漫的法国梧桐、上海人口中无可比拟的街头风情。

今天,我读了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上海:记忆的散步》,作者陈祖恩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教授。书中以《梧桐情怀》一篇作为代序,开篇介绍“梧桐,学名悬铃木”,又说“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梧桐树,但有些仅是城市的点缀,唯有上海,几乎每一条马路、每一个街角,都遍布着高大、苍郁的梧桐树”。我一时恍惚:是这样吗?悬铃木就是梧桐?

搜索查证后,发现并不是。法桐甚至不是法国的树种,之所以会被中国人叫作法国梧桐,只是因为这是由法国人在上海种下的,且叶子形似梧桐树。这简单的由来让我想起荷兰豆的取名逻辑——之所以叫荷兰豆,只是因为它是荷兰人在中国发现的,并不产自荷兰,这种豆子在荷兰反而被叫作中国豆。

荷兰豆不是荷兰品种,法桐也不是法国的梧桐。但这悬铃木改名换姓之后,却成了《西游记》里的六耳猕猴,逐渐顶替了孙悟空的身份。它甚至在悄无声息地改写着这一中文词汇的指代形象。

幼年在小学校园里,我是见过梧桐的。



青色的树干直耸天际,但并不矮胖,反而亭亭玉立,比竹子坚韧,比白杨清爽。它的侧枝只在上半段集中生长。初生的梧桐树细直秀美,顶着一簇簇叶片,远远看去,那形态轮廓很像是生长十年、二十年的银杏树,带着一样的古老韵味。

但梧桐树的叶片比银杏叶宽大得多,碧绿的颜色中带一点深沉,绿过一般的北方树种,却又不像深绿中带点黄色的广玉兰树叶。它的颜色更像是一块绿色的翡翠,像是女子腕上的和田绿玉。

梧桐也有果实,但它不像悬铃木那样扰民。梧桐子太小了,只比花椒大一点儿,是可以吃的。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時候,就蹲在绿色的梧桐树下面,捡到过梧桐子。捏开风干的外壳,里面白色的子香香的,嚼起来有点像葵花子。身边的朋友经常调侃我是个喜欢“尝百草”的人。看到新奇的植物,确定品种和无毒性之后,我总会忍不住尝一口味道。

或许不是我太馋,只是河南的孩子生于广袤的平原,习惯了与丰饶葳蕤的草木庄稼共度四季,看身边的每一棵植物,都带着亲切而安全的踏实感。过了多年的城市生活,我依然会对脚边的每一株植物注目、打量,看它是什么、能不能吃。

这是我的梧桐情怀,也是我的河南怀思。